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 • 吳安蘭 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六三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六五

扮演上帝的人
GODPLAYER

原 著：ROBW COOK
譯 者：吳 安 蘭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鍾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瑞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登人·楊茗蓉

校 對：曹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丁慧瑜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
著作權及版權——必究

本書定價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 • 吳安蘭譯



扮演上帝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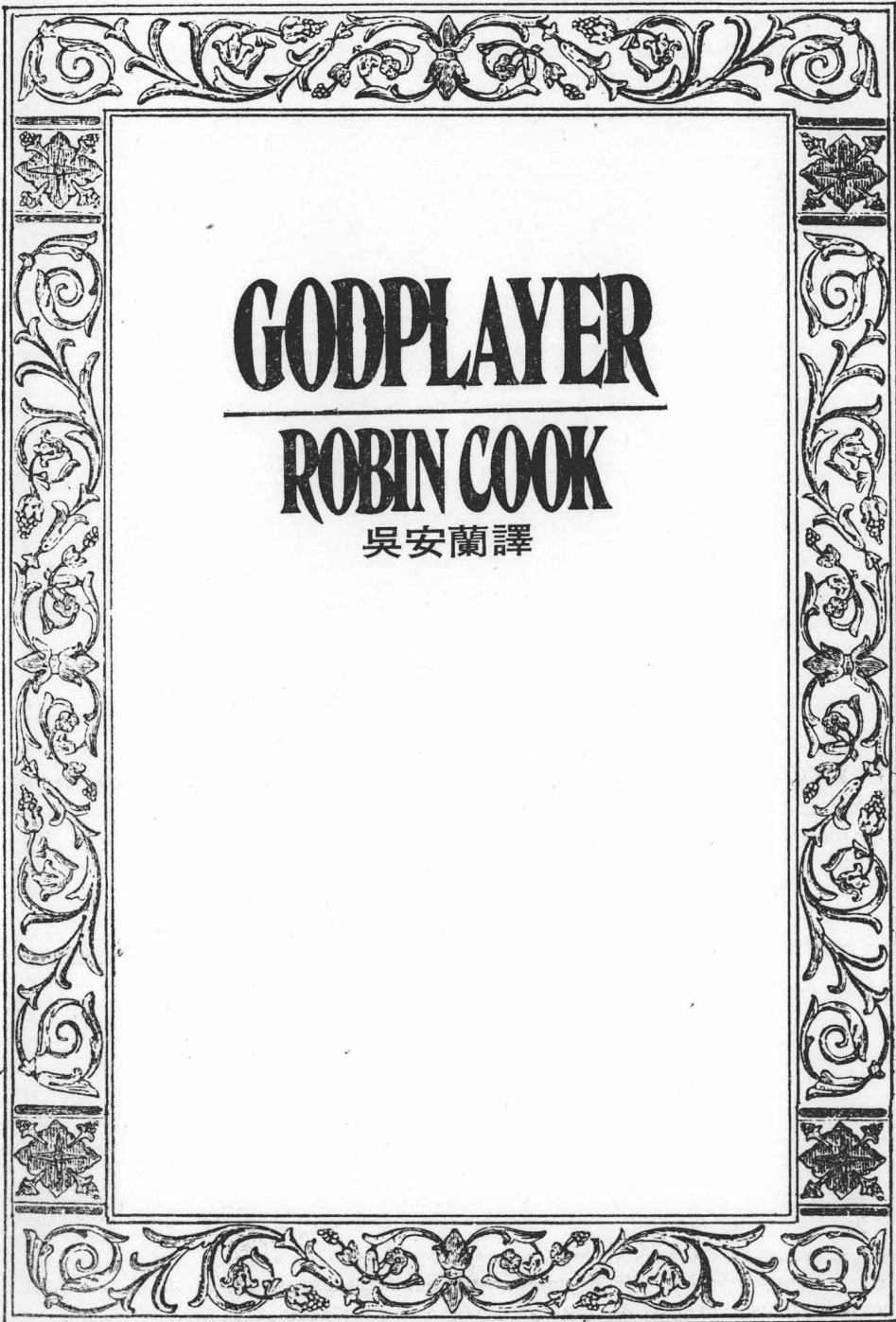
ROBIN COOK 著 • 吳安蘭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當代名著精選165

扮演 上帝的人



GODPLAYER

ROBIN COOK

吳安蘭譯

人物介紹

湯瑪士 (Tomas Kingsly)

——心臟外科名醫，是杏林奇才。

凱西 (Cassi)

——湯瑪士的妻子，因揭發了丈夫的秘密，幾乎致死。她是一名心理醫生。

喬治醫師 (George Sherman)

——是湯瑪士的同事，也是凱西的前任男友。湯瑪士一直懷疑他和自己的妻子有染。

羅勃特 (Robert Seibert)

——凱西的同學兼好友，是病理科駐院醫生，他和凱西一同致力研究手術突然死亡者致死的原因。

白倫泰 (Ballantnie)

——心臟外科主任。

帕翠西亞 (Patricia)

——湯瑪士的母親。

威廉上校 (Colonel William Bentworth)

——凱西的病人，他的心理病症和湯瑪士十分相近。

楔子

布魯士突然從沉睡中醒來，只感到心神一片混亂，夾雜着恐懼驚駭，就像孩子從惡夢中驚醒一樣。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醒過來，或許是什麼東西吵了他，還是碰到什麼東西了。布魯士屏息靜氣，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直瞪着前方，豎耳諦聽。起初，他怎麼也記不起是怎麼會在這兒的，慢慢地，他逐漸想起來了。對了，這兒是波士頓紀念醫院，一八三二號病房。突然，他這會兒全然明白自己是在那裏了，他也感覺到現在正是深夜時分，整個醫院，已陷入一片死寂。

他這回入院，是爲了要做心臟旁管手術，如今住院已經一星期多了。三星期以前，爲了心臟病發，他曾一度住院。說起來，他對醫院的生活是很習慣了。像是護士推着手推車的聲音，或是遠處救護車的聲音，還有醫院廣播呼叫醫生的聲音。布魯士聽熟了這些聲音，不用看錶，也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儘管布魯士有多發性神經硬化的病症，可是他毫不在意。五年前，視力有過問題，他去看過醫生

，現在也痊癒了。布魯士向來不願去想醫生診斷的結果，他認為醫生總是嚇唬他。可是，他真想不到，又一次的心臟病發作，還得住院動這麼大的手術。儘管醫生告訴他，心臟的問題和多發性神經硬化是兩碼子事，可是，他聽了心頭還是有千斤重，再也提不起勇氣，重新振作精神。

如今，他突然在夜半轉醒，聽不到日常聽慣的聲音，心不由得一沉，感到這不是什麼好兆頭。醫院，竟是這麼一個寂靜得可怕的地方。他心中的恐懼已經淹沒了希望。布魯士感到，那層層的恐懼，正一刀刀割着他的心，全身都嚇得癱瘓了。

一分一秒過去，布魯士感到唇乾舌燥，他料想，這種現象可能和五天前，在手術前的藥物治療有關。或許，是他太害怕的緣故，也未可知。他一動不敢動地躺在那兒，像一隻飽受驚嚇的小動物，又像從惡夢中驚醒的孩子，好像只要他動一下，怪物就會發現他似地。床頭櫃上亮著一盞小夜燈，可是他仍無法看清這間病房。他看到吊點滴的桿子在牆上長長的投影，還有點滴的瓶子、管子。瓶子似乎還在輕輕地搖晃着。

布魯士試着抹去那份害怕的心情，他集中神想着——不知我現在都還好嗎？不知道新接的心臟旁管會不會鬆滑了？

他按着自己的太陽穴，脈搏跳動正常，他略略放心了些，至少，也沒感到什麼痛苦。

布魯士又深深吸了一口氣，還好，不再有那種像刀割般的痛苦了。

在昏暗的病房中，他聽到有人咳嗽，像是喉嚨裏有很多濃痰。布魯士想道，或許，就是這個聲音吵醒了他。這麼一想，才稍稍寬了心。隔床的老人又咳了幾聲，翻了個身，又沉沉睡去。

布魯士腦中靈光一閃，咦！何不如借這個機會，按鈴把護士叫來，讓她看看隔床那個老人。如此一來，自己就有機會找個人說說話。誰說這不算同事呢，聽那老人咳嗽的聲音，似乎整天都咳個不停，相當嚴重了。

可是，布魯士這時却感到自己全身愈來愈熱，使他開始感到緊張。尤其是胸口的灼熱，更使他想到，體內一定出問題了！

布魯士想拉床頭呼叫鈴的繩子，可是他發現自己的頭變得好重。極目所望，只看到點滴的瓶子，奇怪，點滴的速度怎麼變得這麼快？

怪了！他記得點滴一直是滴得很慢的，怎麼可能變得這麼快呢？

他想伸出手去拉呼叫鈴，却感覺那隻手變得沉甸甸地，怎麼也舉不起來。他試了又試，可是兩隻手依然動彈不得。

布魯士的恐懼已經變成了驚慌，此刻，他明白什麼樣的麻煩來了，他真希望能有人來。天呀，就像陷在一場惡夢中，可是那場夢却怎麼也醒不過來。

他竭力舉起頭來，大聲喊叫護士。可是，發出的聲音竟然細若蚊聲，他心中大駭！就在這時，他的頭突然變得有千斤重，再也撐不起來了。

布魯士歎一口氣，把頭又跌回枕上，心裏更加着慌。糟了，一定是他的身體情況愈來愈惡化了。他感到有一條看不見的皮毯，重重地壓在他身上，幾乎要把他壓扁在床上。他痛苦地呼吸着，簡直喘不過氣來，胸口更是有着一種沉重的壓迫感，只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無論如何，他還是要拉呼叫鈴才行。布魯士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想把自己的手從床上抬起來。可是，他整個人就像浸在黏液中，怎麼也無法伸展。任他怎麼掙扎，他的手指仍然無法抓到床欄。他掙着身子，把臉貼向床欄，奇怪，怎麼看不到呼叫鈴呢？無意朝左一瞥，却看到那個鈴竟然掉在地板上，繫在鈴上的繩子，捲曲得像條蛇。

頓時，布魯士既慌張及絕望。然而，壓迫在他身上的力量却有增無減。他害怕地想，一定是他的心臟出了什麼問題了，難道會是縫線裂開了？想到這兒，布魯士全身都癱掉了，只剩下喉嚨中發出痛苦的咕嚕聲。這時他心裏明白，自己大限已到，黃泉路近。不久，但覺一陣反胃，然後，就是一片黑暗。

珀瑪值大夜班，從晚上十一點到早上七點，上這種班，也已經有一年多了。雖然晝夜顛倒，可是她却喜歡能擁有那份自由。在夏天，她利用白天的時間到海邊去，冬天，就利用白天睡大覺。總之，她能自由調整，一天總能睡上七小時。而她喜歡值大夜班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晚上的工作不會像白天那樣緊張忙碌。值日班的護士們，一個個忙得像個火車頭，趕着幫病人照X光、心電圖、動手術。珀瑪寧可值夜班，一個人工作一個人負責。

今晚，她一個人走在靜寂空蕩的走廊，只聽到呼吸器的聲音，和自己的腳步聲。正是夜裏三點四十五分，沒有醫生，也沒有實習護士，值夜的三個醫護人員，對病房的工作都是經驗老到的熟手，一旦發生什麼事，都知道如何緊急應變。

經過一八三二室，珀瑪停住了脚步。她想到換班時，小夜班的護士交代過她，要替布魯士的點滴在早上以前換上D5W。本來這事她可以差個人去做，現在反正自己已經來到病房門口了，不如就自己做吧！

珀瑪走到床邊，看到那瓶D5W就放在床頭櫃上，她發現點滴竟然會滴得那麼快，不禁有些納悶。替布魯士換上D5W後，又調整了速度，忽覺脚下踩到什麼東西，低頭一看，却又是呼叫鈴。她低下身子拾了起來，順勢看看病人，這才注意到布魯士的臉抵着床頭的欄杆，她直覺不對勁了。她輕輕地把布魯士放成一個舒適的姿勢，他一點也沒有抵抗，就像一個舊洋娃娃般地任她擺佈。珀瑪審視他右手的姿勢怎麼那麼不自然，她彎下身一看，發現他竟然斷氣了。

訓練有素的珀瑪，連忙按呼叫鈴，捻亮床頭燈，把床拉離牆邊。在刺眼的日光燈下，珀瑪發現布魯士的皮膚已經轉呈灰藍色。她判斷布魯士可能窒息而死，她忙朝着他的鼻子吹氣，施行人工呼吸。他的胸部很快就脹起來了，看來，呼吸道並沒有受到阻礙，這倒使珀瑪十分意外。

她又按了按布魯士手腕的脈搏，停了！她又試着按頸動脈的脈搏，也停了！抽去枕在布魯士頭下的枕頭，再用手掌壓縮他的心臟。

這時，已經有兩個護士楚娣和蘿絲起來，三個人熟練地分工合作，施行緊急救治。楚娣還帶了急救推車和心電圖的機器。

四分鐘後，駐院醫生傑瑞趕到，看到心電圖上的線條一直是平直的。三個護士仍忙着替布魯士做人工呼吸，他的臉色總算好些了。